

舆论旋涡中的哈里斯团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拜登和哈里斯关系到底咋样

艾蒂安和桑德斯都是去年美国大选期间为拜登效力过的“老人”：艾蒂安曾为前总统奥巴马和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工作过，还曾是拜登竞选团队中的高级顾问，今年1月进入副总统团队；31岁的桑德斯做过媒体的政治分析师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竞选团队新闻秘书，去年加入拜登竞选团队，和艾蒂安一样担任高级顾问，当初还和普萨基竞逐过白宫新闻发言人之位，后来转而做了副总统首席发言人。哈里斯出访期间，桑德斯一直陪同在侧。上个月，有媒体爆出哈里斯在白宫“被边缘化”的传闻，桑德斯还出面回应称，“一些媒体关注的是八卦，而不是总统和副总统取得的成果。”

两位来自拜登竞选团队、又为副总统哈里斯工作过的主管相继决定离职，总让人对拜登与哈里斯的关系浮想联翩。拜登初任之初，其与哈里斯的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两人一同出席重要活动，几乎形影不离，无论是拜登在国务院发表外交政策、会见议员、签署文件，还是聆听每日

简报，哈里斯都与其同框。拜登还在社交媒体“脸书”的主页上晒出与哈里斯一同吃午餐的照片，配文“一个新的政府意味着一个新的午餐伙伴”。今年3月，白宫官网一改“拜登政府”的惯例称谓，开始使用“拜登-哈里斯政府”的说法。当时很多人认为，拜登已年近八旬，哈里斯在白宫拥有的实权和影响力或许比外界想象的要大。

但今年8月以来，两人关系“急转直下”，不但同框明显减少，还出现了诸如“哈里斯要与拜登划清界限”和“拜登将哈里斯边缘化”的传闻。8月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导致拜登的支持率开始迅速下滑，此后两人共同露面变少。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统计，拜登初任后第一个完整月份——2月，拜登和哈里斯共同参加了38次活动，3月也共同参加了38次活动；但在9月，他们只共同参加了8次活动，10月共参加了7次，而且还包括私下活动在内，9月和10月拜登和哈里斯共同公开露面的场合仅有2次。当时有报道猜测，白宫可能要让哈里斯和拜登“划清界限”，避免哈里斯受到拜登支持率探底的连累。

11月开始，有报道称，拜登方面认为哈里斯及其幕僚的表现令人失望，哈里斯方面则认为她正被边缘化，哈里斯还告诉几位心腹，她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不过，拜登和哈里斯双方很快辟谣，多位白宫官员出来“灭火”，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团队的离职率有点高，离开的还都是负责新闻通讯方面的助手：12月2日，首席发言人兼高级顾问西蒙妮·桑德斯宣布年底前离职；11月18日，团队通讯主管阿什利·艾蒂安被证实12月离开白宫；还有消息人士透露，除了这两位，副总统办公室新闻运营主管韦兹，以及公共参与和政府间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埃文斯都可能在未来几周宣布离职。

两位已宣布离职的主管各有原因，表面上看来都是与哈里斯“和平分手”，艾蒂安据称要“寻找其他机会”，桑德斯则在一封给同事们的离职信中写道：“我非常感激，也会想念与她（哈里斯）和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光。”

一个被你招进来，耗尽精力，还要假装出于积极原因离职的人会是谁？”

不过，也有人替哈里斯说话。12月6日，哈里斯团队的员工大卫·金斯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说：“我叫大卫·金斯，担任行动部副主任，为副总统哈里斯效力，并且我绝对热爱我的工作。”他还附上一张自己西装革履坐在办公室电脑前的照片，墙上挂着哈里斯和丈夫的照片。

在哈里斯担任旧金山地区检察官时与她共事的肖恩·克莱格说，他在与哈里斯共事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从未觉得她不公平”。但他也承认，哈里斯对下属要求很高，“如果她是个有这种管理风格的男人，那她将拥有一档叫《学徒》的电视节目。”《学徒》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马克·伯奈特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一档真人秀节目，特朗普在里面的口头禅“你被解雇了”，一度成为美国的热词。克莱格的意思是，哈里斯的管理风格与特朗普很像。

当然，为美国总统或副总统工作，总归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被问及哈里斯团队最近为何频繁出现主管离职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解释道，白宫历来不乏高级官员辞职的例子，“参与筹备总统竞选和在白宫工作的第一年总是让人感到兴奋和有益的，但也让人筋疲力尽……根据我的经验，当员工完全把精力投入到一项工作几年后，他们很自然就会转头寻找下一个新的挑战。那些（离职的）人也是如此。”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编译

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7日正式签署联合组阁协议后，社民党人朔尔茨8日当选德国总理并宣誓就职。“默克尔时代”正式落幕，德国迎来了一位新的政府首脑和“第一家庭”，朔尔茨的妻子、德国新任“第一夫人”布丽塔·恩斯特也因此受到人们关注。

恩斯特恐怕不是一位普通的“第一夫人”，因为她和朔尔茨是一对“政治家伉俪”，在政坛上可谓并驾齐驱。恩斯特也是德国社民党成员，目前担任勃兰登堡州教育部长，还是德国文化部长会议的主席。

恩斯特出生于1961年，比朔尔茨小3岁，她在汉堡（与德国联邦州平级的市）生长长大——朔尔茨也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据说两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相识。高中毕业后，恩斯特在房地产行业接受过职业培训，后来考入大学学习一般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专业。

这对夫妻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在17岁时就加入社民党，此后开始担任议员。1991年至1993年，恩斯特担任汉堡市阿尔托纳区议会议员；1993年至1997年，她先后给为两位德国联邦参议员当过私人顾问。1997年起，恩斯特以社民党成员身份成为汉堡市议会议员，一直任职至2011年8月。也是在2011年，她的丈夫朔尔茨开始担任汉堡市市长。

担任汉堡市议员期间，恩斯特代表社民党参与市教育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和为被忽视的儿童设置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学校发展委员会的成员。或许她在这期间确认了政策方向，政治主张大多集中在学校、教育及性别平等等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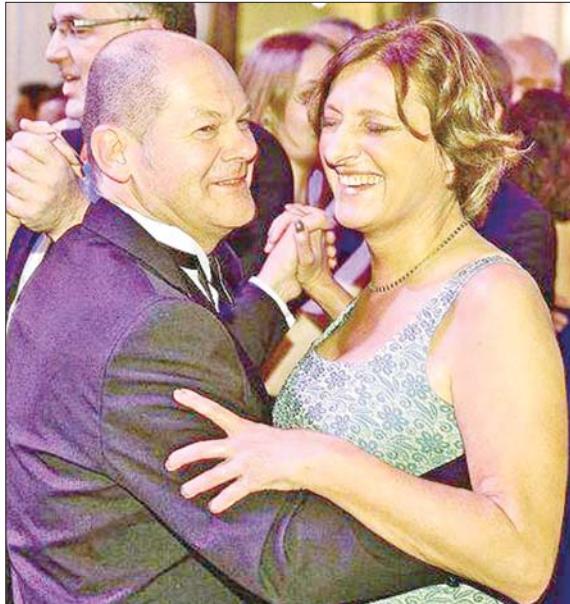
2008年汉堡市议会选举后，恩斯特除了担任市议会议员，还是市议会社民党发言人。2011年德国地方选举后，她本已当选汉堡市议员，但为了在联邦参议院担任社民党内职务而辞职。2014年，恩斯特被时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石荷州）州长阿尔比希任命为该州学校和职业教育部长，任职至2017年，同时她也在联邦参议院担任职位。

2017年起，恩斯特开始在勃兰登堡州担任教育部长——那一年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后，默克尔开启了最后一个总理任期，她所在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组成）与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组建联合政府，后者出任副总理兼财长。今年1月，恩斯特成为德国文化部长会议的主席。

恩斯特与朔尔茨在1998年结婚，两人已携手走过23年，他们住在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两人没有孩子、夫妻感情很好。朔尔茨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布丽塔（恩斯特）是我生命中的挚爱，长久以来从未改变。政治职位来来去去，爱情永存。”他还说，“妻子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切”，是恩斯特让他变得更好，“如果没有布丽塔·恩斯特，我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不过，在婚姻之外的政治道路上，恩斯特和朔尔茨相互独立，没有彼此攀附。据说，恩斯特不喜欢出席那些只是充当“朔尔茨妻子”的活动。他们夫妻之间的平等关系还表现在对各自的称谓上，恩斯特至今没有改姓朔尔茨，在提起对方时，他们都很少称呼对方为“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而是直呼其名。

今年联邦议院选举竞选初期，朔尔茨在参加电视节目时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选总理，你的妻子是否还会继续工作？”朔尔茨当场“发飙”：“老实说，这个问题让我很不爽。如果换作是男人作为（总理候选人的）配偶，我不知道你们还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看来，已经成为德国总理的朔尔茨，不会要求妻子放弃她的事业。



德国新总理背后的那个女人

布丽塔·恩斯特：

朔尔茨和妻子恩斯特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